

群众演唱材料 已 宋

英叶工检验

(独幕话剧)

楊鶴年改編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1234

羣众演唱材料

(獨幕話劇)

英 叶 工 驗 檢

楊 鶴 年 改 編

通 俗 文 艺 出 版 社

時間 一个初秋某日。

地点 工段段長办公室。

人物 叶 英——十九岁，檢驗工，青年团员。

赵 得——四十多岁，二工段段長。

唐 亮——三十多岁，党支書。

高师傅——四十多岁，老工人。

小 馬——二十多岁，青年工人。

老 孙——二十多岁，办事員。

叶为义——四十多岁，五工段段長。

工人甲——三十多岁。

工人乙——二十多岁。

幕啓 牆上貼着几張各种表格。中央是段長办公桌，上边堆积着报表和一台电话。右边另一張地桌也是段長的，抽屉里放着文件。左边是办事員老孙的办公桌，上边堆积着报表，他在墙头抄写什么。隔着玻璃窗戶能眺見远处正在施工的紡織厂，烟筒。有人开门出入时即傳进唵隆隆的机器声。

叶 英：（在門外敲兩下門）可以进来嗎？

〔老孙精神集中地往表格上抄写着阿拉伯字碼，沒听見有人叫門。〕

叶 英：（等了一会見没人吭声，又用力敲兩下門，大声喊）可以进来嗎？

老 孙：（發覺有人叫門，不在意地）進來！（仍在抄寫）

（叶英手拿舊布提包走進段長辦公室，見孫忙寫東西，佇立在他身旁。）

老 孙：（他愁眉苦臉地計算了半天，大半是告了一個段落，才停下來，見是一個陌生的女人，覺得意外，打量了她一下問）什麼事？同志！

叶 英：找段長。

老 孙：找段長？

叶 英：嗯，分配到你們段來了。檢驗工。

老 孙：檢驗工！（听了檢驗工三个字，又从上到下仔細地打量她一遍）我們段有個檢驗工啦，怎麼又派來一個？

叶 英：我是來接替那個檢驗工黃華的！

老 孙：噢，原來是這樣，我覺着她在這兒干不長嘛，工人對她的意見，像這些报表一樣，（順手一拍桌子上堆積的报表）都成堆了！

叶 英：我知道，特別是有一個馬同志，抓住黃華一回小辮子，從那天起對檢驗工的意見就更多了！

老 孙：你說的是什麼小辮子？

叶 英：不是有一回馬同志出了不合格的產品，檢驗工黃華決定給他退修，他不服，官司打到檢驗科，檢驗科來人復驗其中有的是合格的，從這以後大家對黃華更不滿了！

老 孙：這些事你從哪兒知道的？

叶 英：二工段一般的情況檢驗科全對我談過了。

老 孙：噢，原來是這樣。（又臥桌子上抄寫字碼，忽然想起了什麼，往門口走着自語）對對，（捶兩下頭）我的腦筋太壞了！（開門

喊)老張,你喊段長一下,就說來了個女同志找他。

〔老張在幕後應聲:“好!我就去。”〕

〔老孫又忙去抄寫。〕

〔葉英在孫桌前佇立一會,覺得寂寞,走到段長桌前坐下,翻閱着桌子上堆積的报表。〕

老 孫: (頭也未抬,突然說了句)坐坐,你怎麼老站着哇!

葉 英: (看了他一眼,不覺一笑)对不起,我早坐下了。

老 孫: (仍在刷刷地抄寫着)對對,別客气!

葉 英: (漫不經心地)段長不大喜歡檢驗工吧?

老 孫: (仍是低頭舞弄着鋼筆)難說,段長是個好人哪! (寫了一會,告一段落後喝了口水,自語地)休息一分鐘! (對葉)段長的樣兒,一見面怪吓人的,可是處長了你就知道了,和藹可親,有時候也發脾氣,像火山爆發一樣,可是沒關係,過一會兒就風平浪靜了。(夸耀地)段長很有功勞哇,沒升段長以前,在鑛工里是頭一份。過些日子一切你都明白了。

葉 英: 這些我全知道! (見他感到意外,又補充一句)老朋友了。

老 孫: (見她那個小年紀和四十多歲的人說老朋友,不覺地啞然一笑)老朋友! 噢,我的腦筋太壞了,一分鐘過了! (又趴在桌子上忙碌起來)

趙 得: (門猛然開了,門口站着趙得,他渾身充滿力量,鬚髮略顯灰白。見了葉英稍愣一下,然後就大笑起來)哈哈! 我以為把我撤職

了，派来一位女段長找我办交代呢！原来是你呀，小英子，才回来！（按着叶英的头，叶重坐下。他拉过一把椅子 和 叶坐个对面，眼睛亲切地盯着她）小英子，你大叔这一年来 瘦多了吧？

叶 英：和从前一样，精神饱满。

赵 得：还是那么会耍嘴片子！（把头晃了晃）不行了，頭髮都白了，老了，人老珠黄不值钱了！

〔叶英听他胡按上一句成語，忍不住地想笑。〕

赵 得：（好意地瞪她一眼）大叔当了這個倒楣的段長，挨了不少板子，臉上抹了不少黑，橫一道豎一道的，成二花臉了。还不如干脆給我來一個撤職查辦，還去干我的老本行，保險叫人人都點頭，就憑我這雙手，（說着伸出雙手）我這個段長啊！（想當親人叶英訴訴苦，翻弄着报表，嘴里咕嚕着）进度，进度，媽的，你越走进度，檢驗員越挑你眼皮，又是報廢，又是退修！她划起紅道道、黃道道倒很容易。这下子好，上級批評你完不成計劃，檢驗員說你不合規格！小英子呀，你大叔叫上下這一擠，就擠成肉餅啦！

（起来把日曆撕掉一張，撕的粉碎扔到字紙簍里。他燃着一支烟，噴出一大口烟霧）月末了，而进度，联系合同……見他媽鬼！唉！这个檢驗員，黃華这个黃毛丫頭，專挑我的眼，質量，質量，整天嘴里不斷質量，就好像这个世界上就她一個人懂得質量一樣，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哇！我做工那會兒，她大半連媽還不會叫呢，這會兒她就整天跟我

喊叫質量質量！（把大手一攝）算了，算了，小英子，你一來大叔就當你發牢騷，還忘了問你，在哪兒工作呢？還在你爸爸那一段吧？五段搞的不壞呀！你爸爸那老头子，現在是個了不起的人物，風頭出够了！

叶英：大叔，我不在五段了，就在你這段。（掏出介紹信）這是人事科的介紹信。

趙得：（接過信看也未看，往桌子上一拍，極高興地喊）我太歡迎了！好主意！車間到底答應了我的請求。我們正需要人，你住了一年訓練班，技術快赶上你大叔了吧？哈哈，到捷克床子上去，嶄新的車床。你看着，大叔待你保險不比你爸爸壞！

叶英：（搖了搖頭，一笑）改行啦，大叔，不干鑄工了。你看看介紹信就明白了。

趙得：（驚訝地自語）改行啦！（拆開信念）你段檢驗工黃華調他段，由叶英同志來接任。……（把信放桌子上，眼光刺著叶英激動地）這是誰出的餽主意！檢驗工，檢驗工，為什麼要你干檢驗工呢？檢驗工是個指東划西挑毛病的工作；而你，小英子，你是個真正的好鑄工，有前途，而你，你却干這碼子事兒！

叶英：（覺得對她的職業進行了侮辱，激動地臉也紅了）大叔，你說的不对！檢驗工不是指東划西挑毛病，檢驗工是保證產品質量的。

趙得：（微笑着）質量，又是質量！哈哈，對對，是保證質

量，是保證質量！（指着她的鼻子）你这个小机灵鬼啊，为什么不早說一声，我罵了半天檢驗工，你不高兴了吧？
嗯？

叶 英：当然不高兴，——可是这也不要紧。

赵 得：什么时候开始工作？

叶 英：立刻，段長同志。

赵 得：嗨，雷厉風行啊！好，一会儿找黃华办交代。小英子，你大叔“小鞋”穿够了，臉上的黑也抹不少了，你再給抹兩道，唱“包黑子”就不用打花臉了。可是，小英子，我相信你，你懂技术，不能吹毛求疵，專抓你大叔的小辮！（給她倒了碗茶）

叶 英：我一定認真地执行我的工作。段長同志。

赵 得：“段長同志”！誰叫你这样喊的？不要一本正經的，我不習慣。以后你要是也給大叔“小鞋”穿，小英子，罵你是听过了，而你，可还得小心！（覺得过火，忙改口，和藹地）你来的好，小英子，关系不同寻常，我和你父亲二十来年的老交情了，我又是手摸着你長大的，彼此会有担待，——你有啥困难就不客气地告訴大叔。老孙，你領小英——你領檢驗員叶英同志找黃华办交代。

老 孙：好！（沒立刻起来，仍在写）

赵 得：你办完交代就把文件拿这屋来吧，（一边指那張桌子）我把那張桌子給你騰出来，咱們在一个屋研究啥事兒也

方便。

叶 英：好。

老 孙：（写到一个段落，放下笔）走吧，檢驗員同志。

叶 英：走。

老 孙：（走了几步捶一下头）嘿！我的脑筋太坏啦！（复回桌前拿一表格和叶下）

赵 得：（望着叶后影）快呀！時間真赶上齒輪轉的一样快啦，几年的黄毛丫头，一晃長这么高了。（倒騰右邊 桌內 东西，給叶騰着桌子）

唐 亮：（上）老赵，你在屋呢。

赵 得：唐支書，我告訴你一件事情：黃华調走了，是小英子来接她的班。

唐 亮：剛才碰見了老孙，他当我說了。

赵 得：唐支書，小英子是个滿好的鑛工，也不知是誰出的馊主意，叫她干那个指指划划的檢驗工。

唐 亮：老赵，你这思想不对头哇，在工業战綫上也和軍隊打仗一样，少那样也完不成战斗任务。你能說檢驗工沒有鑛工重要嘛！

赵 得：我倒不是說檢驗工不重要，我是說——咱們不說这問題了。老唐，快呀！時間真像齒輪轉的那样快，一晃十多年了，我跟叶为义剛認識那时候，小英子完全是个小孩子，小圓臉，扎着一條冲天小辮，淌着兩行鼻涕，一見面就喊：“赵大叔，糖！”一晃二十來歲的大姑娘

了，檢驗工了！

唐 亮：老赵，你太好回忆过去了！

赵 得：是呀，过去的事情老是叫人难忘的！

唐 亮：老赵，我是来找你談一下，今后你要特別注意工人和檢驗工的团結問題，不能再叫工人把叶英吵走了。

赵 得：老唐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黃华是自己要求調动工作呀，你怎么能說是工人把她吵走的呢？

唐 亮：唉，問題不是很明显嘛！有一些工人老說她挑毛病，檢驗的太严格，見了她像見敌人似的，……

赵 得：这些事情你不能全怪工人哪，而是她檢驗的实在是太苛啦，小馬那个事兒不就是很好的証明嘛！把合格的产品給人家划上黃道道，叫退修，这你能說不怪黃毛丫头檢驗工，而怪工人跟她吵嘛！

唐 亮：那次她是有缺点，黃华也作了檢討；可是有些工人抓住人家这个小辮就不放手了，老是对人家有成見，用諷刺的眼光和口吻来对待她。她覺得在这兒实在干不下去了，才三番兩次要求調动工作，不答应她还哭了兩回鼻子。这就是一些女同志的弱点。我在部队干了十几年从来沒見過哪个战士哭鼻子；除非是見了自己的同志牺牲了的时候。

赵 得：不管怎么說吧，我們廢品多，退修的多，而完不成計劃，这跟黃毛丫头过分的挑毛病是分不开的！

唐 亮：老赵，你对檢驗工的看法老是沒搞通，怎么老認為

檢驗工是挑毛病呢！檢驗工是保證我們產品的質量！

趙得：行啦，行啦！質量，質量！又是質量！我是工人出身，出來廢品我不是不知道心疼！可是我們質量低一點也是有原因的，以前我們沒生產過這路產品，剛投入新生產，質量差一點。

唐亮：老趙，我又要批評你，你這想法……

趙得：（煩躁地）行啦，又是批評，我聽夠了！冒着生命護廠的不是我趙得嗎？領導模範鑛工組的不是我趙得嗎？就是現在我也沒偷懶哪！我的眼睛整天熬得通紅，這一年頭髮白了多少？可是沒有一個人說我好，車間會議批評，廠里會議批評，你見了面又是批評，總而言之，到處都是批評！

唐亮：（把趙按到椅子上坐下）老趙，坐下慢慢談，當段長的不能動不動就發火。應當像師長、團長指揮戰鬥那樣沉着。你的過去，工人們都看到了，黨也看到了：你英勇護廠，干鑛工第一份，因此大家都夸獎你，黨把你提拔到領導地位上來，這還不是就因為你這個過去。你的過去很光榮，應該說好。可是人要光往後看就要落後哇！你參加過運動會吧？你看跑百米跑在最前邊的人，他不是跑幾步就回頭看看，他是用盡所有的力量往前跑，往前看。他若是跑幾步回頭看看，不跌倒了也得叫後邊的人把他攆過去。工作也是一樣，時間在前進，技術不斷的革新，老看過去就非落後不可。趙得同志，過去你是個

好鐵工，現在应当是個好段長。

趙 得：好段長！——干不了！

唐 亮：這不是黨員說的話，沒有……

趙 得：（激動地）够了，我的支書，車間找我要進度，罵我拖下整個車間計劃，可是小組又沒計劃觀念；裝配車間伸手向我要產品，檢驗工又往我的產品上划紅道、划黃道；到計劃科一看日報表更能把我氣死：別的工段是產品欄紅字上升；而我們工段是廢品欄黑字上升。全廠都知道我是廢品段長了。倒霉！我當了這個倒霉的段長，上邊壓，下邊擠，把我壓得喘不過氣來了！好段長，我不想當個好段長嘛！我不想超額完成任务嘛！可是到處是批評，誰幫助我想一些完成計劃的辦法啦！够啦，支書，你的批評我听够啦！（急下）

唐 亮：（看他走下，自語）手榴彈又爆炸啦！（踱了几步）他一天東跑西顛，早起晚睡，眼睛都熬紅了，當然不能說他是偷懶；可是他成了思想上的懶漢，停滯不前，迷醉過去，過去的光榮成了他今天驕傲的資本，對周圍的新事物失去了感覺，趕不上時代的步伐了。（下班笛響，他看了看手表）下班了。老趙的話提醒了我，我是沒想出什麼具體辦法，幫助他完成計劃。完不成計劃的關鍵，不是產品少，而是廢品多，我沒想出什麼點子來減少廢品，也沒發動大家出點子，這是我的缺點哪。他現在需要的不光是簡單的批評，是具體的辦法。

叶 英：（换上工作服，持簡單文件上）唐支書還沒吃午飯去嘛？

唐 亮：你也沒吃吧？走，一同到食堂去。

叶 英：不，你先走吧，我还有点事兒沒办利索。

唐 亮：好。沒顧得买飯票吧？給你，先用这个吧。（折桌上）

叶 英：不，不用！

唐 亮：客气什么。（下）

〔叶英把文件放在段長指給她的桌子上，坐下，整理文件。〕

小 馬：（上，歪戴个鴨嘴帽，額前蓬松着一叢頭髮，含着惡意故作和善地走到叶前）檢驗員同志，牆角那堆产品是您給檢驗的吧？

叶 英：是的。

小 馬：我請您再給檢驗一次！

叶 英：（和藹地）同志，認真地檢驗過了。

小 馬：我要求您再給檢驗一次，檢驗員同志！（双手叉腰）

叶 英：（边整理文件）沒必要，同志，檢驗器不会騙人的！

小 馬：（抑制不住怒火）給我再檢驗一次！

〔叶英驚訝地抬起頭，看了看他沒吭聲，复低头工作。〕

小 馬：（見她不理更激起憤怒）黃毛丫頭專挑我的毛病，你也專挑我的毛病！

叶 英：同志，檢驗器并不認識你是誰，認識的是产品。我还忘問了，你貴姓？

小 馬：馬，小馬小馬的就是我！

叶 英：（醒悟地）啊！你就是……

小 馬：对啦，明白了吧？就是我。这回給我重新檢驗一次

吧！

叶 英：还是沒必要！

小 馬：沒必要！我就不服你的檢驗，比你高明一百倍的檢驗員我見過，你凭什么把我六十件产品分成：報廢、退修、合格，差不多每样都是三分之一？

叶 英：我的檢驗器告訴我这样做的，至于为什么問你自己好啦！

小 馬：你！——你这是故意挑毛病，鸡蛋里找骨头！

（双手叉往腰上一叉）

叶 英：你怎么不知道什么是工作責任呢？出了廢品給国家造成損失，还好像很光荣一样大嚷大叫，这没有什么光荣，同志，这，可耻！（激动地把頭髮往上一掠）

小 馬：（不知說什麼好了）你！——我就不服你的檢驗！（打電話）喂，檢驗科嗎？……我是二工段馬飞龙，你們派来的这个女檢驗工根本就不会檢驗产品，我六十件产品就有二十件合格的，我要求你們派人来重新檢驗，……啊，馬上來，好！（放下電話，边往外走边小声自語）塌鼻子！

叶 英：（站起）你說誰塌鼻子？

高师傅：（上，迎头碰上馬，馬胆怯地躲閃他）小兔崽子，我找你一圈了你跑这來了，你又找檢驗工来吵什么嘴？黃同志走了就有人說是你把人家欺負走了，叶同志今天剛來你又跟人家吵！

小 馬：高师傅，这也怪我呀？六十件产品……

高师傅：（往前凑几步，马躲闪他）你又跟我“犟嘴”！退修的、报废的，我一件件的看了又看，我虽然没有检验器，我的眼睛就是检验器，叶同志挑出来的全是对的！

小 马：什么！你也说检验的对？

高师傅：（往前凑，马和他转桌子）小崽崽子，你还不认错！在会上给你提了多少回意见，老改不了。把机器一开就说“飞呀飞呀！”你们这些“小生荒子”真没办法，光他妈图快，干出废活来不知道心疼，还忪着脸找人家检验员来打嘴仗！快给我滚回去！

小 马：（不愤地又把腰一叉）你看问题就是不全面，光知道批评我，她的检验我 just 不服！

高师傅：（又往前追两步）小崽崽子你再嘴硬！我吃鹹鹽也比你多吃二十年，我就不赶你全面？

小 马：（边躲闪着高边说）我就是不服她的检验！（气下）

高师傅：（对叶和藟地）叶同志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是吃“猪拱嘴”长大的，嘴硬。还有个生性劲，要不咋有人管他叫小马驹子呢。年轻啊，不定性啊！

叶 英：你是——

高师傅：我姓高，是小马的师傅。我教出这样徒弟来真觉着老脸上热乎乎的！我和组里的人也常批评他；可是他，生薑老是改不了辣气。你不用听他的，该咋检验就咋检验，不能把不合格的产品放过关去，给国家造成更大的损失。叶同志，看我的面子别生气了。

叶 英：高师傅，你老说那兒去了，工作中互相鬧些意見这是常有的事情，舌头还有不碰牙的，我那能生气呢！

（給他拿过椅子）坐下談吧，高师傅。

高师傅：不，我得吃飯去了。有工夫再嘮扯吧。（下）

叶 英：好。（見高走远，自悔地）多不好！头一天来就跟工人吵一架，說話的态度怎么就不能好一点呢？——不，这不能怪我，看他那个样子，叉着腰、瞪着眼，要是嘴大还能把人吃了呢！当面就管我叫塌鼻子。不管你怎么和我吵，怎么说我严格，厉害，我凭着青年团员的良心，工作的責任感，怎么也不能叫废品、退修品混过关去！他罵我挑毛病，对，我的責任就是挑毛病，上級就是派我来挑产品的毛病。我也希望每个人的产品都没有毛病，都合格；可是你們出了毛病就不能怪我挑出毛病来，只有怪你們自己！（电话鈴响，接电话）是二工段，你找誰？……我就是……复驗过了，都正确，就照这样檢驗……好！我一定認真执行我的任务……好，再見。（放下电话，心里很暢快）

赵 得：（拿着个飯盒，不太高兴地上）小英子，我买了四个菜，在食堂等了你半天也沒去。你的脾气我摸底，一干起活来飯也不顧吃了。我用飯盒把飯菜給你裝回来了，快吃吧，趁热！

叶 英：（接过飯盒）謝謝你！段長大叔。我真不觉得餓呢。

（把飯盒放进抽屉里，又去抄写表格）

赵得：小英子，我命令你吃饭，先把活放下！

叶英：一会儿就吃，大叔。还有个小尾巴，先把它抄完。

赵得：（拿起月报表出神，越看越生气，猛地往桌上一拍）嘿！他妈的！进度，废品！

叶英：（一惊）怎么啦？大叔！

赵得：你看看吧！（把月报表给叶）

〔叶英接过月报表看了一会儿，又放在桌上。〕

赵得：看到了吧？月末了，废品多，完不成计划，眼看这顿批评又要临头了，这怎么能叫我不着急！

叶英：是呀，情况是不太好，应当想想办法！

赵得：办法？——你们哪，不检验出一些废品来就失业啦！检验员尽到了责任，光荣，光荣得很；而我们二工段，而我这个段长呢，成了什么？废品段，废品段长，人人都在耻笑我、骂我！（无力地坐下）

叶英：大叔，你这话说啥意思？我不懂！

赵得：小英子，拖了进度，影响了计划，出了废品，由我负责，可是——

叶英：可是什么？

赵得：而你，小英子，可是你才来了半天，工人就对你有很大反映！

叶英：啊，是小马反映的吧？我正想和你谈呢，大叔，和小马吵嘴的事情不能怪我，是这样……